



刊头摄影:杨国美  
 题字:赵守阳

心香一瓣

剪刀下的记忆

〇聿良

推开玻璃门时,向师傅正在给推子擦油,听见响声抬头一笑,满脸的皱纹像展开的折扇,依然是那句不变的烟嗓版问候:“你好!”这声招呼像春风掠过湖面,让我恍惚看见三十五年前的那个初春,父亲领着我来到向师傅家理发的场景。

镜台上沿用着去年张贴的春联:“剪去千丝烦恼事,修来满面吉祥春”,红纸已褪成了浅粉色。我坐上那把包浆锃亮的铸铁理发椅,椅背上的雕花牡丹被岁月磨得温润。向师傅抖开围布,细碎的头发雪花似的纷纷扬扬,混着窗棂外飘进的柳絮,在阳光里跳起了轻盈的舞。

“记得你小时候剃头,总要攥着棒棒糖才肯坐稳。”推子贴着后颈游走,酥酥麻麻的凉意里,向师傅的话音裹着茶香漫过来。我莞尔一笑,望着镜中他鬓角生出的缕缕银发,不禁想起童年时总爱数他白大褂口袋里的牛角梳,那时他的头发乌黑得照见人影呢。

剪刀在耳畔“咔嚓”轻吟,像春蚕啃食桑叶的细响。向师傅哼起小调,手指在发间穿梭。铜盆里的热水腾起白雾,混着艾草香。向师傅的拇指压着我的太阳穴,力道精准如针灸一般。

“从前剃头匠都背着家什走街串巷,现在年轻人拿着手机就能构造型师上门喽。”他的这番话倒是说出了实情,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他整日背着破木箱子走村串户,我就有过很多次受他上门服务的优待呢。

“可有些老理儿,就像这桃木梳的齿儿,历久弥新。”他捻干热毛巾敷在我脸上,水汽渗进毛孔。“从前几块破铜烂铁废纸板什么的,就可以换得几毛钱,一次理发也就够数了。”我开始来了兴致,与他攀谈,“都说‘毫发技艺,最是顶上功夫’,您的手艺可从未退步呢!”从农村到城市,向师傅经历了很多,也老了很多,但整个人更有精气神了。

镜中倏忽间闪过一道银光,向师傅从檀木盒里取出一柄雕龙剃刀。刀背上青龙盘踞,龙须纤毫毕现。“祖上传下来的,每年这天都要请它出来‘见见春’。”他的语气藏着些许炫耀的味道。

“人啊,做一行专一行,做一行也怨一行,慢慢熬呗,总有出头日子。”吹风机呜呜作响,碎发如黑蝶纷飞。向师傅猛地指向门外:“瞧见对面奶茶店排队的那个小伙没?上个月来我这儿理了个‘龙头卷’。”我们相视而笑,玻璃橱窗映出他别在我耳后的薄荷叶,翠色欲滴,像是把整个春天的生机都别在了鬓角。

起身时,向师傅往我掌心塞了包枸杞槟榔,和他三十五年前哄我的方式一模一样,只是当年的“话梅糖”改成了如今的“枸杞槟榔”。

“谢谢!”我推门走出去。“您慢走!”春风掀起围布一角,露出墙角青苔新染的绿,那个老人正对着其他客人比画发型,银剪开合之间,也剪出了一个朴素道理:一个人一辈子专心做好一件事,终能收获属于自己的“小美满”!

漫 画



婚介市场乱象 新华社 发

平凡人生

去邻市参加一个活动,晚上住在郊区一家宾馆,睡得很晚。第二天早上起床,见其他人还在休息,我便独自出门,沿着街道溜达。走不多远,见一巷子,巷口立一招牌,上书“农贸市场”四个大字,不时有买菜的人进出,一股葱油饼的香味扑鼻而来,忍不住猛吸了几口,然后果断转身寻了进去。

油饼店就在前面不远处,是家夫妻店。男的在案板前忙碌着,女的用长筷子翻着锅中的油饼、油条,两人都戴着厨师帽和口罩,女的手上还戴着一次性手套,看样子很注重卫生。葱油饼黄里嵌着绿,特别诱人。一问,两元一只,便扫码买了五只。四只装进方便袋,准备带回去给同行者尝尝,一只用面纸包住一角,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,边吃边开始“逛”菜市场。

市场不大,上面是彩钢瓦棚,下面是好几排水泥台子,被分隔成众多档位,有的卖蔬菜,有的卖豆制品,有的卖鲜肉,有的卖鱼虾。四周则是一些简易商铺,以批发各种菜品为主;另有一家卖水面和饺子

皮,一家卖水果,一家卖鸡、鸭、鹅。

转了一圈,觉得这里和老家镇上的农贸市场没有多大区别,便准备离去。一转头,发现不远处还有一条长长的巷子,两边坐着许多卖菜的菜农。看样子,那里是这家农贸市场的另一个出口,那片区域,应该是提供给周边农民的自产自销区。

信步走了过去,卖菜的果真是一些穿着简朴的农民,以六七十岁的老人为主,卖的都是田地里的家常菜,翠翠的生菜,嫩绿的芹菜,诱人的新韭,红扑扑的水萝卜,肥硕的矮脚青,挨挨挤挤的豌豆苗……有位卖螺蛳的老奶奶,瘪着嘴,一边和旁边的人说话,一边用铁钳熟练地夹螺蛳屁股,夹好的螺蛳不停地从手上丢下来,落到下面的不锈钢盆中,发出清脆的声音。一位中年妇女,手抓一大块面团,不断在加了热的圆形铁板上转圈,每转一下,一张春卷皮便变魔术般出现在眼前。铁板下面有一高身子的煤球炉,上面贴着一行极富诗意的字“把春天卷进去”,让人



花开客来

新华社 发(张鹰摄)

人间亲情

从我记事起,二奶奶家就磨豆腐,开始在庄子上磨,后来搬到庄子南边磨,再后来又移到居民点新砌的房子里磨。

二奶奶中等个子,胖胖的,慈眉善目,50岁左右的时候已是满头银发。

当年,我家同二奶奶家是邻居。磨豆腐要起早贪黑,通常三更半夜就起床开始劳作,我常听到二奶奶家豆腐坊里传来磨豆腐的响声。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,磨豆腐的整个过程基本靠人工操作,特别是磨豆子,需要耗费大量的体力和时间,十分辛苦。

二奶奶家的老四比我大一岁,小时候,我不叫他“四叔”,只叫他的名字。当年我们一起上学,一起玩要,可以说是形影不离的玩伴。

小时候我们的课业负担不重,做完作业,就到田野里疯玩。四叔家有豆腐坊,家务活比较多,常常不能陪我到外面玩,这时候我就静静坐在豆

磨豆腐的二奶奶

〇祁 俊

腐坊的木凳上,看二奶奶做豆腐,有时候也会主动帮忙烧火“煮浆”。

过滤后的豆浆被倒入大大的蒸锅里,煮浆火候要掌握好,既要將豆浆烧熟煮透,又不能把豆浆烧糊,烧的过程中要不停地搅动以确保均匀受热。我的角色通常是往灶膛里添柴火,把火烧得旺旺的。

做豆腐的关键一步是“点卤”。二奶奶总是恰到好处地点好每一滴卤,在二奶奶的掌控下,沸腾的豆浆慢慢地凝成一朵朵“豆腐花”。趁热将“豆腐花”一勺勺舀出,倒入纱布做成的“豆腐包”,裹好摊平放于筐盆中,再盖上锅盖或平板,压上石头或砖块,不一会儿,鲜嫩如凝脂般、富有一定弹性和韧性的豆腐就做好了。

为犒劳我帮她烧浆,豆浆煮沸后,二奶奶会盛上一大碗,或是原味的,或是加上少许白糖,让我趁着清香和热气,咕咚咕咚地喝下去,顿时

全身都变得暖融融的。

当年,二奶奶给生产队做豆腐,根据每天黄豆的斤数和销售额计工分,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大集体时,一天做十斤可能也卖不掉。分田到户以后,二奶奶整天乐呵呵的,似乎有使不完的劲。做豆腐的黄豆从每天十斤,一直长到五十斤,还添置了电动打浆机,工作效率提高好几倍。

农村放开搞活后,二奶奶还把做豆腐的副产品豆腐渣用来养猪,猪粪作为肥料种庄稼,田园循环经济搞得有声有色,方圆十几里的人都知道我们村里靠做豆腐发家的“二奶奶”是个大能人。

后来,60多岁的二奶奶还被村民选为镇里的人大代表。

几十年过去了,现在,每当吃到豆腐或喝起豆浆,我就会想起二奶奶。二奶奶做的豆腐的味道,虽久远却令我终生难忘!

溯源大匠风华

〇张书云

等待懂它的人前来小憩、品味艺术韵味。

在这片土地上,我探寻吴为山先生的艺术源起。东台时堰,田野广袤、河流澄澈、树木葱郁,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,构成如诗画卷。大自然是他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。他自幼在此成长,一草一木都深深融入他的灵魂,化作其雕塑作品中灵动的线条、诗意的神韵。他凭借精湛技艺赋予泥土、石头鲜活生命力,其作品不仅是对雕塑对象入木三分的艺术诠释,更是对家乡自然深沉热爱的真情告白,实现了自然与艺术的完美交融。

淳朴民风是滋养吴为山先生艺术的肥沃土壤。抵达村口,我向一位乡间问雕塑艺术苑的所在,他脸上的笑容,眼中的关切,耐心细致的指引,无一不让我真切感受到水乡人骨子里的善良。在这片向水而生的土地上,人们秉持着勤劳俭朴的传统美德,邻里互帮互助,亲如一家。在这样温馨和谐的氛围中,年少的吴为山深受熏陶,这份温情融入他的血脉,为他日后的艺术创作注入浓厚的人文关怀。他的作品不遗余力地传递美好情感,细致入微地刻画人间温情,这些皆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。

就算有人多拿一点也无所谓,反正菜都是自己种的。”为了证明自己的秤没问题,消除顾客的疑虑,老人还专门准备了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放在秤旁,供大家随时验秤。说着,老人用手指了指电子秤旁边那瓶未开封的水,继续告诉我:“我现在每天都是第一个卖完菜,几年摊摆下来,我发现每天卖菜的收入,其实跟自己在家估算的价钱差不多。我算是赌对了!”

我问老人,那别的摆摊人为什么不向你学习?老人很认真地说:“个别人可能是想在秤上要点小聪明,多赚点钱,但更多的人应该是不敢信任顾客,怕顾客多称少报,占自己的便宜。其实,诚信往往是相互的,你看,我诚信待人,别人基本上都会诚信待我!”

听完他的话,我觉得这位老翁有点与众不同,他不仅有着一种朴实无华的智慧,更有一颗别样的心!

告别时,我向老翁竖起了大拇指。是的,无论是诚信,还是信任,都是相互的!

爱人有句口头禅——“成用不可废”。她认为有用的东西就要收起来,以便物尽其用。

那年我们两口子去县城走亲戚,在一条巷子里,遇到一位服装厂的师傅,拉着一拖车零头布要送垃圾站。爱人觉得这些都当垃圾处理太可惜,便跟师傅说想挑点带回去,师傅说“尽管挑”。爱人边挑边说:“多好的零头布啊,成用不可废。”挑了满满一手提包带了回来,用缝纫机给三个女儿分别缝了一条裙子。女儿穿在身上花枝招展,邻居女孩看了羡慕不已。剩下的布有的做了围布,有的做了护袖,都派上了用场。

家中请师傅做活儿,剩下的铁丝、楔子、螺丝等,爱人都舍不得丢掉,边收拾边说“成用不可废”,妥妥收藏。桌凳不平了,就找出楔子垫上;下水道堵塞了,有时吸子不管用,就用铁丝捅,三下两下还就捅通了……

我的一只袜子后跟破了个小洞,要丢进垃圾桶。爱人一把抢了过去:“成用不可废,补一下还能穿。”我也是从苦日子过来的,就依了爱人。爱人将破袜子补得像花儿,穿在脚上藏在鞋子里,一点儿也不失体面。

小棉袄穿旧了,爱人舍不得丢掉,说句“成用不可废”,就将袖子剪掉,用缝纫机缝好边,就成了背心。这样的背心爱人有三件,我有两件,穿在身上挺暖和。

旧脸盆、塑料泡沫箱等废品,爱人都舍不得扔掉,将里面填上土,用来长葱、蒜。还用泡沫箱种红薯,一个泡沫箱能收获十来斤红薯。

有天从外面回来,上楼梯时感觉腿出了点问题,似乎一条腿长一条腿短,走路都感觉不平衡了。在后边上来的爱人看出来,到家后查看我穿的皮鞋,笑道:“你啊,真是个大马哈!”原来一只皮鞋后跟上的垫皮掉了。爱人在我家车库门前捡回的一块垫皮,正是这只皮鞋的“原配”。爱人用胶把垫皮粘上后,穿上脚一试,平衡感又找回来了。

穷时要节俭,富了也不忘节俭,爱人已将节俭融进血液里了。

吴为山先生的家教家风,是他艺术成长的坚实根基。他出身书香门第,嫡亲伯祖父高二适是著名书法家,父亲从事语文教育工作,且擅长诗词。他自幼浸润在书法与诗词的文化海洋,父亲的教育如春风化雨,为他奠定深厚文化底蕴,培育了他对传统文化的热爱,成为他艺术创作的核心精神。从孔子的仁爱思想、老子的智慧哲思,到雷锋的无私奉献、焦裕禄的艰苦奋斗,他以雕塑为笔,将古今精神凝聚于作品之中。他的雕塑作品承载着厚重的中国精神,彰显着独特的中国气派,紧随时代,是对爱国情怀与传统文化的深刻演绎。人们透过这些雕塑,能深切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深邃内涵与爱国情怀的磅礴力量。

短暂停留后,我们带着满满的收获与感动踏上归程。东台时堰,以优美的自然环境、淳朴的民风 and 深厚的文化底蕴,孕育出杰出艺术家。吴为山先生的艺术风格与创作,是自然、人文与家学的完美融合,是对自然、家乡和祖国深沉热爱的艺术表达。而我,也满怀著这份对艺术的热忱挚爱与对家乡的深切眷恋,在艺术探索的征程中笃定前行。